

道奇兔

王东超

晚上我在单位值班。一早起来,洗了几件衣服,拿到花房旁边的晾衣绳上去晾晒。正忙着,有个“圆鼓鼓”、毛茸茸的小东西跑到我脚边,吓我一跳。它看起来像是只兔子,却是我从没见过的样子:两只耳朵短短的,从额至颊有着八字型的白毛,颌下、前胸、脖项和四蹄也是白色的,头、耳、腰臀部则是巧克力色,双色壁垒分明。短毛滑顺,柔软又有光泽,整个身体也不像常见的兔子那样修长,而是胖嘟嘟的,倒像只小考拉。看来这是只洋兔子。

它倒是自来熟,凑过来闻闻我的裤脚,像是打个招呼,又跑到盆边,闻嗅刚洗的衣服,似乎还想啃咬下尝尝。我赶开它,它却并不像一般兔子那样胆小易惊,挪到旁边啃一口青草,蠕动着三瓣嘴,又跑过来偎在我的脚边,没有一点做兔子的自觉,倒像只充满好奇和热情的小狗崽儿。

上班后问过同事,才知是一个同事家孩子养的宠物兔,三分钟热血一过,就不愿养了,只好拿到单位院子里放养。同事说这叫“道奇兔”。“道奇”?我只记得美国有一款车叫“道奇”,Logo是一个五边形中有一只大公羊的羊头,“道奇”是创始人兄弟的姓氏“Dodge”的汉译。“道奇兔”难道与“道奇”车有什么关联?

上网一查,“道奇兔”原来就是“荷兰兔”的音译。以前的荷兰只是莱茵河口一片低洼的沼泽地,全境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领土低于海平面,被称为“Nederlanden”,也就是“低地国家”的意思,汉语翻译为“尼德兰”。荷兰全称为“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”(荷兰王国),荷兰本土称为“The Netherlands”(尼德兰)。北荷兰省(Noord Holland)、南荷兰省(Zuid Holland)是荷兰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,早些年很多来自于Holland地区的进行海外殖民活动,于是汉语、日语等就用“Holland”指代整个国家,《明史·外国列传》载:“和兰,又名红毛番,地近佛郎机(即葡萄牙)。”而“Dutch”意为荷兰的,也指荷兰人和荷兰语。“Dutch rabbit”意译就是“荷兰兔”,音译就是“道奇兔”。不得不说荷兰人培育动物的时候对撞色情有独钟,荷兰黑白花奶牛是黑白撞色,道奇兔也有黑白、蓝白、巧克力白、灰白、海龟绿白等各种撞色。

每天半头晌工作累了,我会到院子里走走。道奇兔看到了,总会一蹦一蹦凑过来陪我溜达一会,觉得没趣了才走开。用黄县话说,这只小兔子很“伙欣”人。蓝天、白云、阳光、草地,闲来晒晒阳阳儿,饿了啃口青草,这小兔子悠闲惬意的样子,真是世间安稳,岁月静好。

隔一天我出来走走,却怎么也看不到道奇兔,我在院子里找来找去,终于在一处树丛里寻到了它。它身体紧贴树根,一动不动,见到我也没有之前的热情,看上去像受到了惊吓。我拔来一把青草,想要喂它,它却把头更深地埋到灌木丛里,好像在说:“你看不见我!你看不见我!”院子里有只老猫,晚上经常爬到树上逮鸟吃,弄得树下一圈雀儿毛。看来道奇兔被老猫“睺什”上了,昨天晚上差点上演兔版的“黔之驴”。

老猫的一顿操作,让道奇兔又做回了兔子,院子里再也见不到它一蹦一跳、无忧无虑的身影。同事把道奇兔关到笼子里,我趁走步时去探望,只见道奇兔端坐在兔笼里,正嚼着提摩西干草,我打开笼门,它也不肯出来,一扭屁股去笼壁上别着的滚珠水瓶那儿咂了两口水,又在食盒里拣几片蔬菜干吃。看来自由虽好,奈何风险太高,小兔子对自己的笼居生活,还是比较知足满意的。



一碗小面解乡愁

曲丽艳

蓬莱小面,一时儿不吃就馋得慌。好久没回家乡了,趁着“五一”假期回来住些日子。早晨,小面馆是我必去的打卡地。避开上班前吃早餐人多的那一波,晚点去也不急着离开,要一碗海鲜面,找个僻静的角落,细嚼慢咽,好好咂摸这家乡特色美食。

海蛎子卤,先喝一口清爽滑溜的卤汁,润润嗓子品滋味,再吃浮在上面的海蛎子肉,最后吃小面。这一窝丝儿,滋滋溜溜吸嘴里,不用嚼就下咽,甭提有多爽了。嗯,还是当年的味道。

得意这一口,源自当年吃惯了妈妈的海鲜打卤面。地瓜粉团开卤汤,海蛎子肉盖满碗,逮(方言,吃)了一碗又一碗,撑得装不下了,再喝几口卤汤。

老家靠海,卤面都是海鲜当庄。小时候赶海蛎子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。退潮了,礁石上大大小小的海蛎子露出来,有的地方脚一踮就是一小堆,捡个儿大的,一会儿就是一篓子。特别是冬天北风过后洩大潮,大人孩子都能赶得篓满筐满。寒风刺骨,大家脸上都淌着汗水。一潮水赶下来,有小推车的往家推,没车的或担杖挑或撅腚弯腰往回拐。俺家没有车,每次都是挑呀抬呀拐呀,又苦又累也高兴。有一次我和姊妹们赶了好几筐海蛎子,石头一样沉,小小年纪真的拿不动。托人捎信让父亲来接,不巧,父亲与我们走两岔路了。一路上我们歇了一阵又一阵,望呀望,天都黑了也没等来父亲。三步一停,五步一歇,简直累惨了。到家后见到妈妈,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还有一回,我家赶的海蛎子在院子里堆成小山,为了换个零花钱,妈妈鼓励我们去五里外的北沟集市上卖。一上午,两毛钱一斤没人问,一毛钱一斤也没人要。那年代,谁家都不稀罕这不值钱的玩意,吃不完的海蛎子臭了只好扔掉。

有了海蛎子,妈妈少不了做几回海蛎子面犒赏我们。虽然天天盼着吃打卤面,可那时候穷啊,白面高贵,除非节日、生日和来客人,家家都得省着点吃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妈妈也难。

几十年过去,小时候的打卤面早已变成我割舍不掉的乡味、乡情、乡愁。如今,虽然吃不到妈妈那碗堆满海蛎子肉的卤面了,但好在这街上的蓬莱小面还是当年卤面的滋味,痛痛快快来一碗,也真解馋!

雨后的田野

郑志建

微雨过后,天空乌黑浓重的云团散开了些,灰蒙蒙淡如水墨。

没有风,刚被雨水冲洗过的田野出奇地静。果园里,被人们修剪得层次分明的果树挂满了青涩的果子。虽然要等到秋天才能上色成熟,但仍能隐约嗅到淡淡的果香。伴着雨后潮湿清新的空气,深吸一口,沁人心脾。

低洼处的小水沟清澈见底,水面如镜,没有一缕波纹。地角处,烈日下曾打着蔫的灰菜伸展了茎叶。在雨水滋润下,簇簇丛丛,仿佛又拔高了几节,葳蕤一片。

平日焦干的黄土吸饱了雨水,松散湿润。沉睡在泥土里数年的知了猴,在雨水的浇灌下,应该醒来了吧。或许此时正蠢蠢欲动,待夜幕降临时,破土而出,然后蜕变成知了,在拂晓的霞光中振翅高飞,带着蝉鸣声,去履行夏日使者的使命。

密密匝匝的马齿苋铺满了地面,叶肥茎嫩,翠绿欲滴。晶莹透亮的水珠沾在叶片上,静止不动,只盼与风儿邂逅,滑落叶尖,去滋润干涸的秧苗。而在善于养生的人们眼中,马齿苋以其光滑细腻的口感,已然成为餐桌上的美味菜肴。

薄翼未长的双目甲伸展着纤细的腰身,静静地趴在叶片上,小心地打探着四周的风吹草动。身旁的水珠映着整个世界,可窥视一切,稍有动静,便可弹动长腿,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没有风,寂静的田野延绵着绿的颜色,不见尽头。



微言不微

“潇洒”在人们的祝福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,“潇洒走一回”“活得潇潇洒洒”……然而,怎样才算是潇洒呢?

一些人把潇洒理解为“任性”,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,什么道德法律都不放在眼里。满满一桌酒菜吃了几口,一挥手,“不要了”;不分时间场所,音响大分贝,不管楼上其他人能否安静工作和入眠;开车狂飙,骑摩托飞奔,不顾自己和别人的安危……这哪里是什么“潇洒”,简直是对“潇洒”的侮辱!

要知道,潇洒是一种精神境界,是一种高尚情操,是一种仁爱心理,是一种自觉修为。绿茵场上奔跑的体育健儿,白衣天使忙碌的身影,圆满完成一天清扫任务哼着小曲下班的环卫工,为打造一座新城奋力拼搏的农民工,满脸微笑的义务献血者……他们,才是真懂得“潇洒”的人,他们的举止才值得崇尚。

劳动才是潇洒,创造才是潇洒,奉献才是潇洒!

张志卿

石榴树下

任丽娜

一回到老家,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看老石榴树,与它合个影,然后仔细端详着,很想对着自己的皱纹唱一句:“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……”

大门口传来欢笑声,循声望去,老妈在和北屋舅舅聊天,正聊到开心处。北屋舅舅旁边站着一个青年,眉宇间的英气颇有北屋舅舅的模样,我打趣道:“这是栋栋小舅舅吧?”他们又笑起来。青年转头问北屋舅舅:“我该怎么称呼?”“这是你大姐呀!”北屋舅舅指着我说。栋栋赶紧笑着打招呼,多年不见,这个和我儿子一般大的孩子长成了英俊少年。

儿子小时候很喜欢跟我回老家玩,一次他听到三轮“兔子车”特殊的嘟嘟声,跑出去看时,在大门口遇到了栋栋。栋栋正从装满花生蔓的车上出溜下来,两个四五岁的小朋友有点惊讶地互相打量着对方,不一会儿就成了朋友。儿子喊他栋栋,我说你得叫他舅舅,儿子奶声奶气地喊:“栋栋小舅舅。”栋栋捂嘴偷笑。儿子说他也想爬上车,可使出吃奶的劲也上不去。栋栋爬上爬下,生拉硬拽想把他的朋友拖上车。最后,还是看热闹的大人把儿子抱上车,儿子心里又美又怕,趴在花生蔓上不到一分钟就被抱下来了。

儿子很崇拜能在车上跳来跳去的栋栋,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口一个“栋栋小舅舅”叫着,还想去北屋玩,结果又被人家的大鹅“嘎嘎”两声吓回来了。栋栋来我们家玩,两人拖着树枝当马骑着满院跑,有时候也安安静静在西院石榴树下看书玩玩具。我问,你们俩怎么不摘石榴吃?他们都摇头。我摘下来送给他们。儿子说:“剥皮太费事。”“还得吐核。”栋栋补充。“没啥好吃的。”他们互相看看说。这着实打击了我,因为石榴是我幼时的最爱。

昨日的事还历历在目,我已经被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了。时光匆匆带走一些人和事,留下的都是念想。